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鴻慶居士集卷三十四

宋 孫覲 撰

墓誌銘

宋故右中奉大夫直祕閣致仕朱公墓誌銘

國朝主計之臣以轉運使分隸諸道而戶部領其要異
時廷議遣一使自天子至三三大臣旁諮久察必得信
厚敦敏精練無人之器然後授節以出故選任常重于

他司然天下幾道使與一一凡幾人或張空最以銜虛
名或便文自營趣了目前或急小利近功而害大體其
能以行治勞烈赫然著稱一時號為能臣者蓋一二數
也有名使者朱公諱彥美字師實智略輻湊足以表萬
夫忠厚老成足以首風俗任歷四朝在事五十年五持
使者節皆有能名而漕京西尤稱于天下京西治河南
總十八州介居國右守將類多顯人怙貴不奉法至輦
金幣署別籍儲之部使者造郡上謁辭而去無如何者

而大河之防陵寢之奉視他路為劇往往丐請于朝或
移用他司錢佐其乏而以負殿免者相屬也公曰轉運
使操一路之贏而倒持之吾不能啗噫以為生即日乘
傳詣所屬州按簿書窮株穴得匹貨百餘萬釋通負之
在民者勿徵量緩急輕重所宜為施舍費出之節于是
上下瞻足貨聚沛然歲竟奏課為天下第一錫名延閣
擢升三路名動朝廷矣公秀州華亭縣朱氏故左朝散
大夫知隨州贈少師諱伯虎之子贈光祿大夫諱約之

孫贈太子少保諱承進之曾孫朱氏自宮保以氣節蓋
里中為豪長者至少師由進士起奉使典州有名元祐
紹聖間遂大其家少師任子授公太廟齋郎調郴州司
理叅軍年尚少也而据法持議已能使老吏憚驚當是
時少師提點淮南刑獄公以親老在數千里外不自克
移病去久之丁母吳國夫人孫氏憂又丁少師憂憂除
授杭州於替縣丞秩滿監磁州裕民監不赴監編佑折
鈔香藥局積功次改承奉郎充制置發運司幹辦公事

發運使龐寅孫被旨斲臨平蔡氏墓而寅孫以屬公蔡
京復相罷送吏部知杭州仁和縣籍記兇惡束縛奸吏
所禁無不改幾徵租不遺一吏大署其門予之期期至
人趨令如水赴壑無一人後者歲滿監在京雜買務就
除通判階州未行改杭州杭為數郡奏西湖號天下絕
境守將領客出邀相踵為故常而委事于其副既得公
喜曰仁和遺誦謳吟至今吾事當屬之子矣第留一諾
待我畫也公不辭夜漏欲盡起秉兩炬據案閱誦訴數

十百人立盡日出僚吏詣府白事造請賓客從容如平時一府翕然稱治代還會宰相華原王鄭公當國方更置天下事以復祖宗之故而公陳便宜十餘條多世務之要華原稱善以公名聞徽宗召見賜五品服除措置河北路糴使尋除江淮荆湖兩漕等路制置發運判官祖宗時據淮海走集之地置倉號轉般受東南八十四州之粟發運使具千艘歲漕六百萬解輸之京師蔡京用事罷轉般為直達盡掊藏錢庫粟為羨餘以獻而六

路漕舡浮長江絕淮沂汴累數月而後至吏卒冗食其中度不能償則穴而沈之以險為辭甚者至委空舟逃去戶部校經數歲亡十二三而中都藏粟費且盡公受命已華原召公詣丞相府出札趣公具所以救治施行之略公曰京師無高山大河之限聚重兵以為險而太倉無旬月之儲此直達之誤合轉般倉法具載有司第付臣推行無使讒人興詛誹其間豐財裕國歲月可俟也公退而考故事著科條蒐獮脫遺鉏治乾沒得緡錢

累百萬公曰可以有為矣會華原以憂去位京黨復進除改兩浙路轉運判官未幾提點江州太平觀而直達如故識者恨惜之是歲政和八年宣和二年除京西路計度轉運副使諸郡漕錢送吏率貿易取贏久遂成俗比公至而錢不輸于庫者八十萬徃徃懼罪自匿公飭錢所過州縣隨所見存者受之不幸而廢于水火盜賊者聽吾命于是送吏歡呼以手加額曰吾屬背賴賴公復完更相告語奔走閭閻徵逋貸之未償轉宿貸之未

售者居亡何盡輸所謂八十萬者無一金之負中貴人
李彥更稅為租而妄言無行之徒縱勇以僥進有皇甫
生者建言伊陽天荒地亡慮數千頃可屬民肆耕其中
歲得錢以千計可二百萬時朱勔方乖主其言已乃傳
詔屬公公驗之皆磽瘠不毛之地嘆曰此伊陽背脅疽
根也奏斥其妄事遂已奉先軍士因刈麥恃衆而剽有
毆人至死者捕繫獄連逮六十餘輩獄具當論死會公
攝府事公曰可殫誅耶殺人者死如律令誅三人而釋

其餘一府稱其平五年除陝府西路計度轉運副使未
行進直秘閣再任六年朝廷拜免大臣易置諸路使者
公例罷為提點南京鴻慶宮靖康以還天下多故凡三
請祠觀遂告老紹興五年七月守本官致仕積官至右
中奉大夫職直秘閣爵文安縣國男食邑三百戶十三
年五月乙酉感微疾若將寐者遂瞑享年八十心醇氣
和渾渾不見圭角而長于治劇遇事奮發勇不自恤吏
牘盈前迎見立解拔根擿節無所漏商功計利不以一

毫加賦於民而明于開闢斂散之節術科別戶分有倫
有要可為後法以故尤為當世大人所器擢于郡丞進
領六路遂超其匹議者不以為過建炎之亂縣官財屈
而民重困兵賦最為當務之急而公卷懷利器編手袖
間旁觀血指汗顏之斲不復為世用遂老于家可為天
下惜者也公娶孫氏吳國夫人弟彥卿之女尚書職方
員外郎夷甫之孫以公貴封令人有賢聲年七十二紹
興八年十一月辛丑以疾卒葬于縣之修竹鄉福全村

官上原上後六年公沒諸孤以遺令奉公柩合葬于令
人之墓即其年八月丙午也三男子曰寬右從政郎臨
安府昌化縣令曰宰右迪功郎監行在編佑局曰案右
從事郎監秀州都鹽倉四女適右朝奉大夫知登州梁
慶祖右從事郎莫侶右朝奉郎通判衡州陳祐進士謝
邦直其歸莫氏者再適右修職郎洪時孫男五人祐昌
世昌壽昌士昌阜昌女三人壻進士胡公望餘尚幼華
亭據江瞰海富室大家蠻商泊賈交錯于水陸之道為

東南一大縣北馬南渡所過燔滅一空而華亭獨亡恙
公歸休十五年除地舍東築一堂居之疏鑿池沼累石
為岩阜松竹蒼然得林壑之勝幅巾藜杖徜徉其中親
客過逢擊鮮置醴吹竹彈絲歌呼樂飲窮日夜不厭不
談世事不問家有無怡怡如也友諸弟甚篤遇郊祀恩
分薦弟侄時公之子猶有未仕者館廢妹拊孤甥視遇
宗族交鄰里鄉黨恩教甚備不為翕翕然久而加親故
屬纊之日搢紳士大夫内外屬人與常所往來哭之盡

哀無一人怨覲視吳國為祖姑公令人之從子也為兒
童時立先大夫側聽公談既壯又從公周旋至于今老
矣寬等謂知公始終大節宜莫如覲來徵銘銘曰

世遠道散士失職兮毀瓦畫墁志謀食兮吏鉗紙尾進
刀筆兮曰此當署莫能詰兮西秦東越望兩國兮孰瘠
孰肥匪忻戚兮視廕以偷不謀夕兮矯矯朱公表獨立
兮髯然低几吾黨直兮櫛風沐露戴星出兮蹈河履薪
不焦溺兮老奸宿頸吏屏息兮機張鍵閉吁莫測兮搏

風九萬我奚適兮止或尼之道絕塞兮投袂而起全吾
壁兮築室反耕老空寂兮一寐而蛻反其宅兮凜然如
生尚不沒兮銘以著之此其躅兮

宋故左中大夫直秘閣知蘄州軍州事郝公墓誌銘
建炎丁未秋八月錢塘戍卒夜中起為變因守將殺轉
運使據城以叛書聞詔遣將吏捕誅行次嘉興衆大譴
盡甲以出逐其帥領辛宗道者又叛所過焚掠州縣官
吏逃匿莫敢誰何當是時左中大夫郝公以通直郎知

常州無錫縣無城郭甲兵守戰之具而衆奄至公跨一馬挾以二卒直抵賊中大言曰車駕幸東南先驅且至知之乎皆曰不知也公曰若等幸無他轉禍為福于此在矣衆相視矍然斂兵不敢動公即日具酒肉糗糧勞送出境縣以無事士民感悅相與傳載其事書之石以示子孫俾世世無忘公之德公諱漸字子進姓郝公大名府臨清縣人聰明敏博疆記善屬文政和間州縣學推行三舍論士之秀者而公裒然為諸生冠同郡李奎

嘗以文詞冠天下高自標致少許可讀公文喜而稱之
顧謂里中諸老曰忽見驕驕一骨于此下駟中非十駕
所能追也居有頃試禮部有司書其等為第一遂收其
科賜上舍出身授迪功郎博州聊城縣主簿公雖試吏
而朗練已如素官部使者班教條辨爭訟決稽壅悉以
屬公公一出輒持數檄眠事劇易揆日淹速次第裁遣
無留事甫期歲連以最升承直郎夜行遇盜刃傷公敗
面朝廷聞之轉通直郎知無錫縣是歲靖康元年也兩

議恩遷承議郎言者譏公李公罷相歸公率僚吏迎謁道上治盛具張聲樂逆其至一方騷然入之法除名久之公上書自言曰宰相罷歸次鄉縣縣令佐郊見禮也設欲具燕飲網常為天子宰負貴張甚非一縣令所能折簡而呼也可見言臣者之妄矣上是其言詔復故官磨勘轉朝奉郎通判常州隋司徒陳大帝常以陰兵助破黃巢廟食一方至于今不廢歲時合數百千人設大祭會祠下是日社中馬逸闔城驚呼以為寇至有狂走

溺死者州將洵懼不知所為公叩閤入見曰此必訛言也褫冠帶就坐笑語如平日有頃州人已按堵矣公遇事至于皇遽怵迫之中多類此功次遷朝散郎李成冠江州就差江南路招討使隨軍幹辦官寇平進官二等遷朝奉郎大夫明受勤王幕府上功再遷左朝請大夫呂頤浩建言鄱陽置監牧馬除公提舉饒州孳生監牧事馬性利高寒而鄱陽地旱暑濕馬連斃公負殿免所居以歸辟允江南東路宣撫使司書寫機宜文字兼提

點營田公事改除叅議官宰相議大征都督諸路軍馬
又兼都督府隨軍轉運判官軍還知江州未赴差淮南
西路宣撫使司叅議官宣撫拜樞密使又改樞密行府
叅議于是積官至中大夫除直秘閣知宣州公曰至南
北解仇遂息肩矣無錫吾之桐鄉也盍往家馬上疏請
官祠得提舉白州明道觀凡再任買田築室營一樓于
舍東高明壯麗望西山草木歷歷可數間常從所往來
飲酒歌呼若將終焉秩滿知蘄州纔數月遇疾卒于州

之正寢實紹興二十二年七月丁酉也享年六十有二
公少力問學獨步場屋文章深厚有氣如其人東平呂
公吉甫鎮北門月詣學按所第諸生試文署板揭之公
率常中首選東公平曰邠君之文豈止一名第他日必
顯于時東平通儒大夫三朝之望公以一布衣延見命
席與鈞禮學者欣慕雖常袞遇歐詹不能過也屬時多
故寇盜充斥公挺身入叛卒數百人中視羣偷若狐豚
然不用尺箠驅之出境一時將相聞其名爭欲拔以自

助入叅議畫出將漕輓治邊臨戎屯田積粟勤勞二十年所泣皆有名迹遂為當世功名之士位上大夫著籍中秘封臨清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而議者以用不及其才為公恨郗公故高平金鄉人東漢御史大夫慮四世生鑑為管司空侍中人惜孫超皆號名臣世遠族分有籍于大名者不如始所以徒曾祖昌祖文父寶皆不仕寶以公貴贈右通議大夫母王氏贈碩人所生母張氏贈令人妻同縣傅氏封令人前卒河朔陷覆衣冠多

走死公治次舍分廩稍館三族之無歸者生養死葬恩
敬甚篤里儒聞逢者嘗授公學其子流落行卜道中公
與之遇館留于家不可斥厚幣贐遣喜過所望而去市
書數千卷迎師教子皆彬彬焉以文行世其家五男子
曰宗簡右迪功郎監渾州南嶽廟曰嗣武右從事郎江
州彭澤縣主簿曰紹先右從事郎徽州歙縣主簿曰景
平通侍郎餘一人尚幼宗簡亦前卒矣一女適右迪功
郎湖州德清縣尉李端友孫男女八人男曰重營登仕

郎諸孤以其年十二月壬午舉公之柩從傅氏令人葬于無錫縣開化鄉長泰里黃墓之原上紹興初余守臨安抵罪遷嶺表敕所屬發吏卒護送公時佐常州無半面之雅一再過余傷屯悼出陳義慨然坐客皆驚竦又選取吏卒之謹厚者三人而遣後二年余歸宿田里而公已出為世用貽書勞苦如平生歡歲時問饌既久而益厚也蘄春之別余自計先公生十歲多難早衰齒髮缺壞見無復日矣不謂公棄而先也悲夫嗣武等書公

世系爵里卒葬歲月來請銘銘曰

猗歟邾公河岱之英早以文鳴吐辭為經一世儒先相
視嘆驚策名為吏日以有聲于時興戎喋血千里豺狼
塞路磨牙厲齒公探其穴視若羸豕一言啟悟折其脊
尾徐行驅之不用尺箠訛言朋興狂走驚仆守將震惶
方食失箸公獨歸然屹若砥柱笑言未卒按堵如故功
大名播慕者興起將相侯王迎門躡履待置一榻絕席
異禮條變畫竒効于屈指大塗九軌始驟而馳富貴方

將履險若夷不究于行止或尼之中道而隕誰主誰尸
西山之北樹之松櫟鬱鬱佳哉可置萬室公所息焉車
過必式

宋故左朝散大夫直秘閣致仕王公墓誌銘

公王氏其先望著太原曾大父璉大父仁諒家常州之
無錫縣以財傑一州為大姓父軾通奉公魁偉有智略
有貲財築室舍旁儲書數百千卷千里迎師教其子種
德藝善所為過絕人號里長者未幾公以進士起仕三

朝為世間人天子疏恩大賚四海以及朝士大夫之親
凡累十二封至通奉大夫而無錫王氏遂稱于天下公
諱岡字壽基通奉公之中子也少時已嶷然自立讀書
著文出語驚人他生不敢齒既冠得太學上游所為文
章讀之曰吾可以一試矣則贏糧往從之閉戶治書未
嘗媢嬉燕遊以棄一日積七八年遂大發于文清淳溫
麗不見圭角如其貌然有司第所試言書其等為第一
元符三年解進士褐主睦州清溪縣簿以通奉公喪去

職三年召詣都堂除編修國朝會要所與故資政殿學士蔡靖並命有忌公進者讒公為太學生時餞鄒新州詔下逮獄斥居自訟命遂止差充台州州學教授改通利軍積勞遷從事郎充京畿提舉學事司主管文字俄從京西北路秩滿用舉者改宣教郎是歲政和四年也除睦親宅宗子小學博士北京國子司業三舍法罷改判國子監代還通州揚州建炎三年權發遣江南東路提舉茶鹽未赴除尚書金部員外郎召見擢御營吏

司叅議官四年請宮祠主管江州太平觀紹興二年召
為尚書比部員外郎樞密院檢討諸房文字遷左司員
外郎公早以文藝游場屋為名進士故終徽宗朝五更
內外學官之選而未嘗任事于時建炎初乘輿狩維揚
詔以守臣呂頤浩兼戶部侍郎頤浩既居中不復省府
事揚大州也豪吏大家喜犯法號難治會王室東遷諸
將兵暴集官事滋出矣公始據案見吏民于千兵萬馬
之中與之辨施舍分別可否疏為一書日詣頤浩白遣

之無留事州人不知自公出也頤浩德之他日入相公亦名為尚書郎意公復助已公循道守官不為翕翕然心平氣和自得理所言者以宣誤恩不厭天下公議請稍損其太甚者詔屬左右司領之謂之討論頤浩當國時有所偵舍公輒持不可曰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何謂也法者天下公共之法也大臣行法與衆棄之尚誰怨前日論中絀三官且至乙矣輒貸不問今日後如丙如甲公秉國鈞于天下具瞻之地

不平謂何而怨始有所歸矣頤浩矍然素敬受公不以
為慙公之遇事時有弛張蓋如此公嗜書自幼學至老
雖舟車鞍馬行役間未嘗棄而不讀尤長于易嘗著論
以黜先儒之謬晚年深明春秋左氏之學考質諸侯卿
大夫功罪以推見當時得失理亂之故傳經為說反覆
貫穿切于世務之要一日奏事殿中上曰屢讀卿奏指
據經義皆本春秋之旨又曰呂頤浩治維揚有狀繫卿
之力天語一聞衆謂公且光顯矣居亡何又引疾丐去

除直秘閣主祭臨安府洞霄宮六年提舉台州明道觀
顧謂諸子曰吾起白屋仕四十年三入尚書為郎佩服
至五品更十六官而不挂闕

嗚呼公之巧足以中人之眉弗卓鷲以為奇善刀而藏
之公之智足以察淵之魚弗皦皦以明汙韞匱而藏諸
知我者希有畜弗施奉吾身以歸為後人之貽

宋故右承議郎吳公墓誌銘

王荊公自丞相府得請歸鍾陵鍾喜為詩又出新意集

古人句以資一時朋酒燕笑之適而以屬吳顯道者凡
十餘辭余生晚不及識顯道矣味其言則魁壘辨博蓋
世之豪而官不踐卿相之位名氏不列于太史之書此
何故及是左奉議郎知興國軍陳君最為書以右承議
郎吳公官世行治來請銘而顯道蓋其父也顯道江右
知名士早從歐陽文忠公游與其弟子經俱以文學稱
天下與荆公曾魯公有連二公相繼當國族姻之賢皆
不得與寒畯齒當是時太學陳子等疏言吳某學成行

尊願得為國子師俾學者有所矜式荆公終以親嫌寢其書不報于是江淮間又爭欲以為師不遠千里執經帳下率常數十百人所至輒以詩書禮易開悟後學磨礱成就以為士君子之器甚衆而仕不充其志以沒顯道生三子而公為中子諱慤字德穀少詳敏已能讀父書而傳其學屬文辨麗俊雅有家法屢試于有司輒不售荆公越國夫人公諸姑也荆公薨越國以遺奏任公調巴州軍事推官歲滿監秀州糴納倉以最遷黃州黃

岡縣令不赴監潭州南獄廟遂請老以右宣教郎致仕
實紹興十二年也公既得謝退處一壑不御冠裳不詣
城府間從常所往來幅巾藜杖徜徉川谷間極欲而後
返福艾尊榮考終大耋見其子梟擢進士第由尚書郎
立柱下為右史今為左朝議大夫知楚州而吳氏浸大
矣公資孝友慈祥樂易不立崖岸恢然長者也兄官遠
方病沒以喪歸公力貧辦葬送事寡嫂拊諸幼恩敬甚
篤公在秀時歲大饑民墊于水詔州縣發廩粟贖之為

吏者視遇無狀流逋紛然老弱相枕籍欲死部使者檄公代往公為治次舍視燥濕進淖糜旦旦撫之益活數千人云一夕夢至一官府有大吏據案謂曰是嘗食餓者當獲壽祉之報已而果然享年八十二以子貴封右承議郎妻宜人彭氏有賢操喜讀書尤熟西漢史能言二百年間君臣理亂成壞之故燕居如齋據一室列羣經于前諸子以次受業日夜鏘切凜如嚴師之坐其旁已中程然後解顏一笑以至浮圖老子之書陰陽卜筮

之說章通句解雖專門名家有不逮其聰明過人如此
凡三命得今封于是縉紳嘆慕以為教子者當以宜人
為法紹興十四年九月八日終于子臬之官舍諸孤護
喪次毘陵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公亦遇疾不起明年
二月某甲子合葬于常州宜興縣清泉鄉李庄村原上
三男子隸承節郎次今楚州也次察舉國子監進士早
卒女適進士江邃孫十人男灼輝煥炤燦炳右迪功郎
兩浙轉運使推促行在物斛官女適右宣教郎權監登

聞檢討章鏐進士楊好問承務郎胡濬右迪功郎管鏐
餘未行曾孫男女七人吳氏世家鄱陽五季兵亂徙撫
州之金溪以儒名家凡五世為望姓曾大父敏故尚書
都官員外郎大父藩故不仕父頤即顯道也詳定一書
司敕令所刪定官贈通直郎元豐中從荆公于金陵遂
官焉今又為金陵人銘曰

金谿祖遷兮自鼻祖奕世名儒兮望南楚石鍊五色兮
天可補斗閭欲上兮闔九虎幡然脫巾兮挂神武索身

歸卧兮環一堵東阡南陌兮澹容與樵漁爭道兮莫適
主秀眉皓髮兮須鬣古委蛻若遺兮夢栩栩有子簪筆
兮侍帝所富貴鼎盛兮沛莫禦萬室旁圍兮一丘土贈
印追榮兮系天祖

宋故左承議郎權發遣和州軍州事傅公墓誌銘
余政和間蒙恩校中秘書而傅公冲益亦以編修九域
圖志寓直省中與余為同舍郎相好也當是時海內無
事天子輯瑞應興禮樂以文太平蒐攬天下儒先宿學

一時髦俊知名之士列于儒官學省以待任使冲益居間儀狀魁偉面目嚴冷不妄笑言落落難合即之久而後稍稍出其所有于屬辭紀事議論相可否之際愈出而愈無窮其學自六經太史氏百家諸子浮圖黃老之書無所不讀其文自歌詩賦頌表箋傳序箴銘紀誌亦無所不工而彊直任氣負所學未嘗以一言徇人故徘徊于小官益自重無躁戚徽宗皇帝召見言治道中上意擢為尚書郎行宜用矣而遇疾不起悲夫公沒後二

十五年當紹興十二年公之子承事郎知太平州繁昌
縣事鞏始集公詩文為二十卷具詩抵公之交孫覲求
文識公墓余不敢辭遂次其語為銘公諱諒友冲益其
字也姓傅氏其先自光州避廣明之亂徙閩中今為興
化軍仙遊縣人曾祖偁不仕祖滋贈朝奉郎父楫朝散
郎充龍圖閣待制仕徽宗為中書舍人以清明直諫聞
天下累贈少師公以紹聖元年舉進士賜出身主蘇州
吳縣簿歲滿陞瀛州防禦推官鄭州州學教授遭少師

喪去位卒喪除辟雍錄又丁母越國夫人憂憂除為詳
定九域圖志所編修官未幾例罷書局調宿州蘄縣令
蘄故多盜公嚴保伍之令使相推逐盜不敢發發輒得
無所漏御民一以寬簡聽訟如家人無疾言厲色縣大
治諸公文薦之改宣教郎再除九域編脩官是歲政和
四年也五年車駕幸秘書省遷奉議郎六年除尚書祠
部員外郎俄改膳部七年遇疾請補外以承議郎知湖
州未赴八年正月十日卒于京師年五十二嗚呼崇寧

初鉤黨之禍作異時元臣故老之子若孫門生故吏昏
姻之家皆被禁錮少師既下世大臣猶以嘗任事于建
中靖國間請置籍中徽宗記其忠獨不聽公少師家子
益務晦藏不問權貴人所舍闔戶著書澹然無求若隱
于吏者讀書一過目輒領其要論古人成敗事當否如
出于其時文章閒麗可著乎典冊以施朝廷詞語精深
可列于歌頌以薦郊廟而不自標飭以求聞于世宰相
華原鄭公深知之薦其才可用徽宗亦悵然追懷甘盤

之舊延見問勞甚寵于是名寔暴耀賢冠一時將遂施傳所學世其家而公病矣治命載其柩從少師以葬諸孤卜以其年十一月某甲子葬于常州宜興縣善權山之原去少師墓若干步妻孺人方氏監察御史家之女生二子曰庠曰鞏孫男三人公素貧恥言利既死橐中無留貲以歸庠少年有奇操護公喪浮汴涉淮間關二千里以遺令歸塋冢土未乾而庠得疾又死鞏尚幼也其家益貧老妻幼子幾不能自存更十五年鞏始及祿

迎其母以養廉直有父風所泣皆有迹公社所施庶幾
在此銘曰

讀公之文蔚若武庫魁竒偉麗九鼎千鼓聽公之詩隱
若大呂震越渾鏗歌周頌魯胡不畀之天子之所帝制
坦然常楊燕許頌詩穆如奚斯吉甫百千償一齋恨入
土天造茫茫孰知其故吾豈艸木與之俱腐遺書爛然
昭映千古

宋故顯謨閣學士左大中大夫汪公墓誌銘

建炎紹興間大盜據中原羣惡亡命相嘯聚為寇于是環四海為盜區矣天子慨然仗一劍出入兵間禁暴除殘拯溺弔凶于戎馬蹀血之餘以建中興之烈當是時顯謨閣學士左大中大夫新安汪公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一時詔令往往多出公手凡上所授諸將感厲戰士訓飭在位哀閔元元之意具載誥命之文開示赤心明白洞達不出戶牖窺而天威咫尺坐照萬里學士大夫傳誦以此陸宣公居亡幾何權臣樹黨除不附已

者公亦抵罪斥居永州積十二年更四赦不得還閒遇
勝日幅巾葛屨登西山循鈎鉏潭入愚溪立湘沅沈文
以弔古人而自肆于山水年益高文益奇詩益工華妙
精深與柳儀曹相望于數百載後文章格力與之相上
下何其盛也公既沒諸孤護喪歸葬且致公治命屬余
銘余與公游四十年知公為審乃序而誌之系以銘公
諱藻字彥章姓汪氏饒州德興縣人曾祖震太常丞贈
光卿祖宗顏尚書都官員外郎贈中大夫考穀奉議郎

贈少傅妣越國夫人陳國夫人皆陳氏公自童幼已卓
越有大志學舉子業既成得春秋左氏西漢書讀而好
之銳意欲與之並年甫冠徒步游太學有司第其文屢
出諸生上中崇寧二年進士乙科瓊林賜宴酒半上方
賜永狀元霍公端友屬公表謝授紙筆立就如素習一
坐驚嘆調婺州觀察推官方待次除宣州州學教授丁
少傅公憂憂除官制行授從事郎荆南府掌書記不赴
改江南西路提舉事司幹當公事代還至京師會徽宗

親製君臣慶會閣詩羣臣和進喜事者集錄為一卷
公適見之擬和一章屬詞用韵句法清新出衆作之右
即日傳布諸公喜稱之除九域圖志所編修官改宣德
郎遷陳國夫人之喪免喪除秘書校書郎遷著作佐郎
再遷符寶郎是歲政和八年故相王黼頃與公為太學
同舍生不相中比當國黜公通判宣州州將俗吏公益
不樂上書請宮祠得提點汀州太平觀寓家晉陵八年
終王黼之世不用累轉朝奉郎博學強記自六經百家

太史氏之籍先儒箋疏傳注之書兵家族譜方言地志
星經歷法佛老之衆說與夫萬里海外殊方異域荒怪
之序錄無不記覽山陰賀鑄方回知名士也亦寓晉陵
聚書萬餘卷公日從之游多得所未見者凡伏臘衣食
所需盡以筆札供而錄藏之其為詞章明于道德達于
世務指事析理引物託喻馳騁古今貫穿經傳該備衆
體蓋數十萬言自成一家公在江西徐俯師川洪炎洪
芻有能詩聲自負無所屈一日師川見公詩于僧壁嘆

曰此吾輩人也率二洪詣舍上謁既去公曰騷人墨客
撫鬚琢句以鳴其不平耳烏足尚也至是數年卒以大
手筆稱天下金華勸講石室紬書典冊施之朝廷樂歌
薦之郊廟鴻文碩學暴耀一世人知其名家有其書而
詩律高妙興寄深遠亦非近世詩人之所能及淵聖登
極召見為屯田員外郎旋改禮部進太常少卿起居舍
人今上踐阼轉朝請郎召賜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大駕
狩維揚詔中書後省試澤州進士何烈烈對策稱臣臺

疏論烈非所宜言公與滕康衛膚敏三舍人俱罷為集
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明年復召為中書舍人擢
給事中兵部侍郎兼侍講直學士院公草高麗答詔上
顧輔臣稱公得代言之體久之麗人謝表至上復稱公
直拜翰林學士以所御白團扇親書紫詒仍兼綰黃
麻似六經十字以賜搢紳榮之累轉朝議大夫公自登
侍從屬時多故感懷思過凡所建請皆當世要務嘗論
疏大將擁重兵高位崇秩子女玉帛已極富貴之欲而

根據盤互浸成外重之勢陳所以待諸將者三事後十年卒如公策又言宣和諸臣交通貴幸一時誤恩官有至銀青光祿大夫者臺諫極論方就鵠褫詔墨未乾而建炎恩宥有當甄復盍依祖宗法至中大夫而止論駁數人國論以為允又言太上皇元符以來至上建炎之元並無日歷可謂闕典古者有國必有史有史必有官漢法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自唐至本朝亦以宰相監總國之重事願留聖心

上欣納翌日輔臣請擇所付上曰無以易藻矣尋除龍
圖閣直學士知湖州頒日歷如故公蒐攬闕文叅稽衆
論遠至閩蜀數千里外近在寓公寄客之家或具公移
或通私書旁搜博采遠近畢至分設科條以類註解纔
十二三移知撫州歲餘罷為提舉江州太平觀會翰林
侍讀學士范冲䟽言日歷國之大典比詔汪藻纂集更
涉歲月稍見功緒書未成而中止積久散逸後益難措
手矣方今就問可降詔令依舊纂集為一書俾三朝文

物著在方冊非小補也于是有旨復命公許辟官屬二員賜史館修撰錢辭不受書成凡八百冊上之上遣使賜茶藥二銀合進官二等加中大夫除顯謨閣學士知徽州公前後與六州先惠愛重名教有古循吏之迹唐顏魯公嘗為湖州刺史公建言昔章聖皇帝幸亳次睢陽親屈帝尊臨見雙廟旌巡遠異代之忠以風厲天下顏真卿叱叛臣李希烈而死廟食吳興距行殿不能百里宜蒙褒異以增忠臣義士之氣詔從之賜號忠烈

詔下公大治祠屋書榜揭之郡有籍錄朱勔牕戶數十種丹漆之光可鑑僚吏請為州治樓觀之飭公曰吾葺魯公祠可用也輪奐一新州人大悅徽州學舍敝小方議改築公嘗為文記鎮江府學之成州將程邁以白金致餽謝公報曰比葺郡學費無所從出而餉金適至已付諸生今并賜矣又斥帑餉之贏績之落成為一方壯觀轉左大中大夫十二年知泉州殿前司大校蒐選禁卒之抗健者移州具資糧遣送者曰州並海常宿兵數

百所以備非常留不遣馳奏驛聞大校怒以語侵公免
符下乃已移知宣州閱月改鎮江府鎮江自經建炎之
亂歲輸上供米率不知數轉運使按視計食粟之在存
者尚負數萬盡扃鑰而去軍食不繼官吏憂窘不知所
出而公適至命破鑄給之遺書使者曰官軍張頤待哺
米在廩中而不予之食羣黔飢餓而亡聊雖錮南山猶
有隙也輒以便宜開發老守重得罪不敢辭會言者讒
公而罷論奏不已落職永州居住更七八年感風痺乞

致仕不許竟卒于永州寓舍寔二十四年六月癸未也
享年七十六積官至左大中大夫爵新安郡開國侯食
邑一千五百戶寔封一百戶公沒後二年復顯謨閣學
士官其二子公性樂易不假藩飾以峙聲名至居官任
職則矯矯然不徒為諾然者也不喜殖財榮貴幾三十
年無屋廬以居有田陽羨亦不足以卒歲而嗜書學古
老且病猶不去年大當梁師成用事小人朋附目為隱
相武人吳可者師成許以能詩至出入卧内公罪符寶

可過公致師成意曰聞名久矣幸不鄙過我禁從可拱
而俟也公謝不往客曰吾嘗望隱相之門如在天上名
而不往何公曰若使吾與可輩為伍耶守湖日朝廷和
糴米六萬餘斛公視六縣民力所堪鐫三之一而上書
自劾詔勿問居歲餘戶部被旨降水錢復糴數萬斛歲
適大稔物估相當如數而辦例造一官公曰吾嘗以減
糴待罪幸蒙恩貸今豈可復受賞耶三辭卒不拜海舶
次泉闍婆國王附送龍腦數百兩為公壽公卻之或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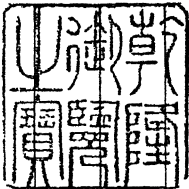
異國之王因舶商致方物修故事不可卻也公飭送公帑一銖不取公于辭受類如此亦以故遂多齟語于世始公在太學與王黼有纖芥後黼入相嫌恨不除竟坐廢斥而言者指公為黼黨黜居永州累赦不宥卒厄于窮裔以死雖然朝愠暮喜乍賢乍佞初若一閔然曾未轉盼已如潦水之歸壑而高文大冊垂世傳後與古作者並列于圖書之府聖主親覽追錄故侯復還舊物得喪相除孰與公多公之文有深溪集六十卷行于世後

集若干卷裔夷謀夏錄三卷青唐錄三卷古今俗雅字
四十篇公尤工大小篆得李斯陽永用筆意先配淑人
趙氏今配淑人莊氏亦前卒葬于常州宜興縣陽蔡後
塢二十五年十二月乙酉諸孤奉公之喪合葬于二淑
人之墓子八人男曰恬右從事郎曰悟右宣教郎新差
知婺州金華縣丞曰恪右承事郎曰憺曰懔曰懌並右
承務郎曰惲未仕女適右迪功郎莊珪孫男女十三人
男曰文舉嚴舉皋舉賢舉女適右奉議郎嚴康朝進士

莊寔莊需餘尚幼新安汪氏之徙鄱陽蓋已久矣自曾祖至公四世皆以儒學中進士第而公遂以文章大顯于時德興田園悉推予其兄以郊祀恩任其弟之子怡而公子至今有未仕者元豐己未少傅公為泉之晉江丞而公生後六十三年公剝泉入境恍然悲喜太息曰城郭是矣昔陳秀公生于鎮江後建鎮江節築大第居焉寔公始生之所山川之靈鍾為人英古今所傳不可誣也銘曰

赫赫吾宋崇雅右文藩飾萬物如歲之春治具炳然監
于二代儒先首首光明碩大偉歟汪公德配先民學窺
聖域文媲皇墳芸省讐書螭班珥筆論經石渠坐五十
席代言西掖視草北扉渙發大號雷動風馳持橐剖符
出使入侍今之名臣古之循吏風流儒雅慈惠之師六
州之氓途詠而思誰私黨仇乃讒乃逐投畀荒裔一斤
不復斗野之南光氣燭天埋藏不沒至寶在焉擾擾萬
生趨死一軌百鍊之英有化無死巍巍昂昂命世之儒

流傳海內公有遺書銘公于石石磨可磷公名不磨為
萬世準



鴻慶居士集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鴻慶居士集卷三十

六十五

詳校官石中允臣陸敏

主事臣呂雲林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徐立綱

謄錄監生臣朱鎮

欽定四庫全書

鴻慶居士集卷三十五

宋 孫覲 撰

墓誌銘

宋故左中大夫直寶文閣致仕李公墓誌銘

左中大夫直寶文閣致仕李公諱模字茂嘉定南唐李氏國除族散有徙常州之無錫縣者公其後也公少孤事母孝貧無以為養始感憤讀書曰惟是足以亢吾宗

記誦日千言下筆語出驚人既冠束書詣鄉校從崇安先生受詩時學者數十人與余為同舍生穎異秀發治經章解句達文詞驟進不類舊常一試遂收其科仕州縣如素習遇事明辨未嘗讀律令而斷治皆應法尤為當世大人所器徽宗召見擢部使者厯事三朝蒞官五十年刺八路典四大州秩上大夫著籍內閣遂為一世功名之士享年七十二以紹興二十三年三月乙未卒于無錫之私第諸孤以進士陳瑄狀公世系爵里行治

年壽卒塋之地從父黨乞余銘乃序而銘焉公以崇寧
五年解進士褐調通州司法叅軍歲滿升文林郎調江
州軍事判官用舉者改宣教郎知南康軍建昌縣未赴
通判信安軍疏治城塹初置樓櫓招選禁兵先期而辦
連進秩遷承議郎代還除廣南東路轉運判官陞辭入
對奏言豪民率以田園分寄官廩之官而貧民下戶一
畝之宮數口之聚皆受役力不勝則逃去告賞之法著
于令甲可詔監司督責州縣推行以紓百姓之急又言

吏部注守令不計能否一切以格令從事而貪鄙無狀
居其半偏州下邑窮民無告宜詔大臣更制立法甄別
人品蒐擇材能黜去貪懦以惠天下徽宗踐其書留弗
遣擢太常丞唐宰相李紳短小精悍世號短李嘗隱無
錫之惠山立祠在焉公長不滿五尺而精神滿腹或曰
李茂嘉殆是公垂後身也言者論公年貌未應居禮樂
之司公笑謂客曰吾生壬戌言章尚云乳臭子差高陽
關路安撫都總管司主管機宜文字河朔盜起亡命嘯

聚所在千百為羣帥欲閉關以虞變公曰奸民竊發當
飭將士以示討除何為遽如許也帥悟即日授甲于庭
令曰具糧糗視吾旗所向軍聲大震羣盜奔潰境內無
一跡除京東西路提舉鹽香茶礬事移河北東路再徙
京東進直徽猷閣知平州改營州又改河北西路常平
公以平營新疆蒙恩進職今易地河朔還所賜告上之
不拜除提舉錯置河北燕山府路羅使公事朝廷餉新
邊歲糴粟麥亡慮三百萬斛率用度牒香藥鈔充糴本

實不持一錢而州縣未堪為民病公曰度牒關鈔大商賈之輕資也稍下其估售之為增穀價以受糴不使一吏預其間未幾粟麥至至三百萬斛無斗升之負而民不知勞朝廷嘉之進直秘閣除兩浙路轉運副使以餉邊方賴公也留再任糴使置司在慶源府邊兵大入守將懦緩不任詔公就節制府事公檄召所屬兵民官吏皆入保而臨城尉黃諲將部曲彷徨境上獨不至公得其文書已署敵中年號陰遣壯士執殺之以徇高邑務

官與縣人趙文炳有邪謀文炳踰城數由公捕繫獄驗治有狀文炳懼誅請以妻子為質斬捕同惡自贖公許之文炳出而務官者方會其徒縱酒大醉文炳就席伺其寐刺殺之提九級馳還一府大振人人知公坐視其旁矣事聞朝廷除公直徽猷閣知慶源府改元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司叅議積功次六遷至朝請大夫建炎元年除江南東路轉運副使覃恩遷朝奉大夫御營統制官王亦者駐兵建康謀為變以夜縱火為信公覘知之

馳告守帥弗聽公飭兵將官率所部團民伍伏塗巷中
柵其盜夜半天慶觀火起諸軍噪而出所至不得入遂
奔南門而去遲明訪守帥則縋城宵遁矣已乃除簽書
密院江淮兩浙路制置使呂頤浩兼領建康府頃公提
舉常平頤浩為河北燕山府路都轉運使頤浩以經制
便宜起懷衛二州常平粟輸濟州倉以備軍餉公曰濟
東京也燕山軍士張頤待哺而輦懷衛之粟由京東轉
河北兩路二千里漕之燕山雖三尺童子知其妄矣必

有他圖奏罷之。頤浩固不悅，也會明受改號官吏讀赦，皆失色。獨頤浩怡然。自若。公曰：「樞省大臣盡徵天下之兵以除君側之惡，頤浩左右視接以他語。」公曰：「王室在難，如救頭然之急，公豈應躊躇在衆人殺之？」頤浩唯唯。方議行，而御營叅贊軍事張浚檄書至，二叛伏誅。頤浩第功進右丞相，公嘆曰：「羣凶稱亂，全軀保妻子之臣，握兵坐視，相顧不發，幸諸將讐復王淵泉首之禍，而因人成事者，遂至宰相，而浩聞之益怒。」秋八月，上幸建康，詔

公主錢糧黃牧書主橋道大駕次張橋山水暴溢隄齧橋壞頤浩通劾之公與牧書皆罷丁母永嘉郡夫人憂卒喪主管台州崇道觀紹興三年除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入對行殿奏言人主欲知天下利害之寔而九重阻深吾人疾苦壅于上聞則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今者法駕時巡所過郡國延見父老特降清問則守令貪廉法令廢舉民之休戚事之利害一見勝百聞矣改兩浙轉運副使五年轉左中奉大夫知鎮江府兼興寧建

康兩駐京口公每入賜對甚寵進直顯謨閣兩浙路轉
運副使方間命遷直寶文閣知臨安府比入對上曰臨
安之命出自朕意公頓首謝曰臣與大臣無一日之素
知事陛下而已七年再知鎮江府時都督府統制官种
潜屯江上軍民不相中人情惴恐公次丹陽或勸公軍
騎獨進嚴兵而後入巡尉部千百人執戈以衛公視而
笑曰設有急若輩足恃乎亟去無留乃命老幼數百指
造官涓日視事廷見民吏賓接相佐如平時一府帖然

潛見公至感泣公兩守鎮江屬兵火創殘之後重兵屯聚其中繕治乘輿巡幸屯舍之所峙千官萬兵供億之費隨宜區處上下瞻足不擾而辦移牧臨安百姓遮道而泣公舉手謝曰不久當從東已而果然州民罷市空巷來逆歲大旱公率僚吏禱長山之白龍池香火未收雲起池中一夕雨足歲稔于是宰相當國官職除授以苞苴豐儉為左公因退食語家人曰吾跳兵走馬燕趙之地不自意全歸省墳墓盡少休矣上書請祠宮提舉

台州崇道觀時年五十六意不復言仕矣官左中大夫
職直寶文閣服三品爵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公
材高識明長于治劇御史民不以小法微文佐喜怒以
故崎嶇兵亂反側之中發舒隱詘鉏治強梗聽公一語
而決無後議者慶源被圍敵人檄守將高景雲而口語
藉藉指景雲為奸細衆怒欲起公馳詣景雲所諭其衆
曰朝廷屬我節制府事高景雲無預也檄書具在未嘗
開發索火焚之衆遂定通判許和卿以差通判歸明馬

觀國不相能因倡言觀國交通敵人為內應衆起圍第
欲屠其家公面詰和卿曰艱危如此吾曹未知稅駕之
所公首為亂階行且及矣揮其衆使去曰城中動息我
自知之後公使江東忽見一人衣紫佩金拜庭下公驚
曰吾僚為公耶觀國曰慶源之圍微公一言骨已朽矣
願効一死以報久之敵中檄還北客之落南者觀國在
邊中過公別曰銜恩未報死而有知當結草也涕泣而
出公曾大父勤大父度不仕父景芳以公貴贈右光祿

大夫母朱氏贈永嘉郡夫人妻戴氏封令人有賢行寶
文公起徒走為聞家繫令人之助四男子時澤右宣議
郎新知平江府吳縣事時習右文林郎前江南東路提
點刑獄司幹辦公事時後右修職郎揚州泰興縣主簿
時庸右從事郎新江州觀察推官四女彭慥俞氏從戴
必先張采其婿也從右文林郎采左朝奉郎孫男九人
杞榛柵並登仕郎樞朴桴梯拱餘一人未名孫女七人
諸孤以其年十二月壬午奉公之喪葬縣之闕

鄉

青山灣公所自卜也公生十四歲而光祿公下世後十年起家筮仕始迎母夫人就養自佐信安叅高陽機幕奉使典州皆在河朔戎馬內侵大盜羣起將母其間踐艱乘危數矣若有相之者建炎初將漕江左使奉安車以還考終大耄哀榮終始過郊祀恩任兩兄之子時哲時修者中外宗姻喪死嫁孤力不任者皆倚公以辦公已免閒闕舍北地營一大圃面西山枕長河穹堂奧宇曲欄幽榭疏沼沚蓺花竹環之日具酒茗命客吟

嘯其中延接後輩不以爵齒自高與均禮既屬疾曰
河圖七十二數若嚙語者即所享壽也崇寧中公婦
翁戴君築大第壯麗為一州之甲縣人數見夢曰李
運使宅也翁除地又獲一金魚以為子孫之祥大喜
翁沒而諸子瓜分不數年卒為李氏北馬南牧一部
長燕人也集羣部舍公第中揭篋見公畫像而驚號
其徒曰李徽猷也皆以手加額問公安在守舍者懼
不敢告蓐炊而行秋毫不犯且大書其壁曰此李徽

猷宅以曉後至者嗟夫始公食貧而為布衣而戴公
以財雄為大姓自崇寧距建炎蓋一世由幽燕抵全
吳僅萬里而公姓氏官稱宮室證兆之應如啐啄無
毫釐之謬世人乃欲以智力取非其有豈非惑歟銘
曰

治道之行文武二柄孰強弗友孰弱弗競孰致予武徙
木以能俯僂循牆若兵在頸孰振予文執鐸以徇噓枯
吹生析醒愈病矯矯李公德配前修治軍牧民如農一

邱礫其梟狼以殖善柔惠立威振兩取其尤百犬吠聲
衆狙皆怒舉臂一揮掉尾而去三窟狡兔兩端首鼠鑄
切弗喻夾以砧斧文馴武克左右具宜如牢圜虎如乳
哺兒詩書之師慈惠之師不配其有孰主張之河圖告
終乘雲跨箕鳴呼已矣次有銘詩

宋故右中奉大夫致仕贈少師陳公神道碑

陳氏建安大族自秀公以文學政事累踐大官于嘉祐
治平之間神宗御極進拜右丞相任重道遠望臨一時

德世垂延陳氏益大厯五朝百有餘年公族子弟著仕
籍而以材能處顯者前後益相望也公諱豫字由用族
公秀公恩仕秘書省校書郎調封政府陽武縣尉以最
升温州永嘉秦州隴城二縣令隴城並河遇連雨暴溢
官寺民廬水及半扉公私病之公議徙爽塏上書言狀
書下得請去縣里所營高燥地建城市開井閭不日而
就水潦至人去墊溺按堵如故縣人為公生立祠用舉
者改宣德郎知信州鉛山縣丁父中奉公憂卒喪知延

安府敷政縣丁母令人葛氏憂憂除知應天府柘城縣
改同州澄城轉通直郎簽書彰武軍節度判官覃恩遷
奉議郎轉承議郎經畧司幹當公事秩滿再除提舉本
路糴買就遷提舉弓箭手公精壯果敢長于斷所蒞凡
有名迹西方用兵軍食最先務之急官吏並緣為盜軍
無宿儲士有饑色公問弊知其故出金縢下其估而增
穀賈以受糴不使一吏預其間未幾車輓負擔四方而
至芻粟告具師飽以有功公曰此一時之利未足言又

建請石堡寨旁近地數千頃皆沃壤可據賊衝築一壘
嚴兵塞其道使人肆耕其中歲得粟以紓漕輓之費則
百世之利也詔從之築軍賜號威德陝右歲藉邊民為
弓箭手公蒐選丁壯聯為保伍人得占田多寡有差至
卒馬別給一馬身自督教之人皆精練為諸路之冠當
是時自大將至裨校築堡障扞奸偷斥境上受俘獲大
者增秩小者賜金多公計畫而人不知自公出也公善
知人明于任使嘗言御將士當使過勿拘以文法然後

可使蹈白刃赴水火而不辭杜大中者豪縱不治繩檢
一日抵罪當下吏公惜其材留不遣遺書屬鄴帥善遇
之大中挺身搏賊勇冠一軍遂為名將韓公世忠少年
喜鬪數犯法當伏誅公顧謂帥曰世忠驍悍不畏死寇
至盍令當前斬捕自贖而殺壯士乎帥從之始隸兵籍
每戰先登梟貴將之首以獻遂知名建炎南渡提孤軍
戢大憝手擒二叛威振遠方冊封咸安王時人方之狄
武襄公公四任開塞僅十年由機幕至部使者累攻伐

之遷至朝議大夫議者恨不得公將兵數萬獨當一面而不究于施設為可惜也八寶恩遷中散大夫自言于朝曰久任邊州且老矣乞東方一郡自劾得守濟州會歲大旱飛蝗蔽野所過草木蕭然公即日移告坐齋室遲明具冠裳率賓屬徒步出譙門徧走羣祀伏地頓額為百姓請命有頃陰雲四合大雨如注却蓋不御徒走而旋是日也螟蝗一流無噍類歲大熟獲倍他壤徙萊州不赴請祠得提舉舒州靈仙觀已乃被疾上書謝事

政和七年五月某甲子卒于其子通判沂州機之官舍
享年六十八積官至中奉大夫爵嘉興縣開國男食邑
三百戶明年三月癸酉葬潤州丹徒縣大慈鄉之原後
以子故累贈少師公涖州縣治道尚嚴條教以下人守
之如詛盟不敢犯斷治自己出羣吏坐曹行文書而已
夏秋賦調東芻為人執一牌立閭外刻曰書其上吏不
及門期至而集為文勸耕二十解明白而切于事傳誦
至今以為法輕財樂施喜趨人之急間有疾痛欲去之

如在已始赴柩城舊令尹遇疾暴卒貧無以給喪事公為具棺衾以斂已而同僚與邑之賢士大夫皆賻又為處其費擇送吏與凡行李所須授其孤以行守濟之日道遇衰經數人羅拜其前泣曰吾父倅臨淄甫就官而得疾死護喪次封內貧不能歸間使君高義故來公惻然計其費贖遣而去祿賜所得拊養孤嫠收恤宗族有秀公之風郊祀恩以次補諸弟而不顧仕者任其子分田廬公不取推以奉寡婦族子師尹將太學不遂因而

歸見公曰儒冠竟誤人幸今筋力未衰尚堪馳馬試劍
收一戰之勲毛錐子不足恃也公笑曰通塞有命少安
無躁為具裝資勉使卒業遂收其科後官至尚書郎族
婦新寡有遺腹子曰璿舅姑憐之命改適而守節自誓
久益困頻于飢寒矣公周其乏絕又教畜其孤進于學
學成試有司一上中之迎其母以養族黨咸嘆以為榮
璿後以才選薦更任使將漕帥邊褒顯其親遂極光寵
公建州建陽縣人曾祖曉祖贄不仕皇考冲以公貴贈

中奉大夫先配令人徐氏賢良奕之孫朝散郎師甫之
女贈某國夫人今配令人馮氏贈少保某之女左通奉
大夫充徽猷閣待制躬厚之妹有訓德淑行為令妻為
壽母中奉公孤立一意委身事國未嘗以家為恤有子
嗣興纂序前聞享有丕祉由令人善相其夫而能教子
享年六十五封咸寧郡夫人後公十六年當紹興四年
十二月乙亥棄世是月壬寅合祔于少師之墓改號瀛
國夫人四男子曰機曰模曰梈曰桶四女武學生翁亶

朝奉郎知南雄州黃達如朝奉郎宗子學博士李弼朝
奉郎朱棧其壻也孫男女若干人公在事五十年不治
貲產既得謝無以歸通判祇奉安輿迎還沂水官下疾
稍侵親客詣卧內省疾且曰公自言有四種生事安在
公指四子曰此是已距今紹興己亥四子者機右朝議
大夫模右朝散郎桴故右奉議郎桶右朝請大夫充敷
文閣待制孫曰岩右登仕郎曰岐右迪功郎曰肖右承
務郎曰岫左承務郎曰嶧右迪功郎盛矣夫嗚呼君子

種德執善積之躬修之家責報于天取必于數十年後
如探諸囊中而敷文公逢辰得路強仕之秋已躋法從
追贈公至少師母夫人進封大國子孫蕃衍簪笏如林
陳氏之興蓋未艾也始秀公葬其母荆國太夫人於潤
之五州山遂家焉秀公薨又祔荆國之次至是諸孤奉
公之喪遂次潤亦卜地五州不能獲一夕夢公刺汝州
擁騎從張呵引如平生黎旦瀛國與諸郎夢皆合而不
曉所謂他日行焦山道中顧見一穴水深土厚曼衍相

屬卜者曰吉問山中人皆曰儂家主人母所卜壽藏也
遂相隨造其家一媼出見曰老婦異時藏骨于是矣忽
夜夢若迎新太守者俄頃一大人衣紫佩金踞胡床而
坐呼老婦前曰此吾居非爾所當有也方悻寤而諸君
適至願奉此地以獻即其日書券予直問其名則汝山
也遂奉以葬于是諸孤屬待制馮公誌其葬而墓隧之
碑至今無辭以刻數文公貽書晉陵孫某為之辭某復
曰少師德烈靡不聞數文昂貴且大用宜得當世文章

巨公具著顯榮揭諸墓某方負罪屏伏田里非其人也
辭不獲命乃撫誌文終始大節著之而系以銘銘曰

陳世大家發迹秀公於赫少師又亢其宗結髮從軍具
著婉畫儲峙欽然公預其責千箱稠至曳踵賴肩菽粟
如山露積不垣士飽而歌氣作一鼓大袒高驤馮河暴
虎螟蝗坐起彌滿一圻電埽霆驅甘雨應祈左右具宜
文柔武克由初訖終挺身殉國老去歸與駟馬安車有
來治中擁笏垂魚無地可廬可耕可殖田不踰寸種之

以德女視女嬴其獲幾何萬金之產孰與予多有嘉者
子特索入侍紹開厥家戎公是似

宋故左朝請大夫致仕孫公墓誌銘

左朝請大夫致仕孫公諱畋字無逸紹興二十一年八
月戊子感疾卒諸孤卜以明年三月丙申奉公之喪合
葬于宜興縣君山鄉甌山元配蘇氏宜人之墓又以公
歷官行事年壽卒葬日月為書抵族父某請所以誌其
壙者孫氏世家金陵宋興王師下江南公之五世祖諱

潭徙常州之武進縣家焉生六子曰詒與其子立之俱
為明經高行為一州之望里人不敢斥其名號大小先
生以別之於公為高祖次曰諷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于
覲為高祖故覲視公為同五世祖兄乃序而銘焉曾祖
貫之封朝奉大夫祖昌齡由御史府出典三州提點兩
浙路刑獄轉運使副當是時大夫父尚無恙父子白首
官號曰同佩服皆三品所部十五州安車往來賢士大
夫咸賦詩記其事父昇和州舍山縣尉以公貴贈右朝

議大夫母宜人邵氏朝議早世宜人守節自誓三男子
曰畸曰畛與公方在童州中顧見里巷羣兒徵逐游戲
無一人讀書受學者亟提諸幼還宜興依外氏斥賣簪
珥求師教子夜治絲枲坐其旁勉之既任戴冠遣詣庠
校從先生長者游未幾文藝燦然秀出一時公與畸相
繼占上第起家畛亦貢禮部而以奉旨甘營數百指之
養不果卒業德齒俱尊名善士于是中外宗姻歆慕稱
嘆以宜人教子為法公學尤邃于經危坐覃思至不知

向人所在讀中庸至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則拊案起立胸中洞然如咽去鯁屬文辭典重不浮而辨于說理政和二年試上舍第五人中第授登仕郎洄州司工曹事七年升文林郎除鄭州州學教授宣和四年用薦者改宣教郎監太醫局熟藥所坐小法貶秩一等六年知宣州南陵縣丞淵聖皇帝今上登極遷奉議郎紹興元年以承議郎知臨安府錢塘縣公居官侃侃然謹身奉職未嘗出一語諂事其上以求悅已在泗州同僚爭進

取忌公名第出其右則誅郡將以聞染公公笑曰一薦
狀于吾何有縱所為不問後將至察其妄首薦公劇賊
張遇兵壓南陵境上吏民驚騷空縣逃去公與令坐廳
事相對終日賊覘知無所掠由池陽路而旋劉光世奉
詔追討聞公名檄主軍饒賊平公有力焉上移蹕錢塘
百役毛起府尹治次舍符縣塢材數千章甚急公請撤
湖上廢寺十數區可不勞民而辦已而千艘浮江而下
尹席益病其隘檄公與仁和疏漕渠以納之公謂益曰

治溝洫備水旱縣令職也而兵火創殘疲瘵猶未堪事
今遽興河役以稱使過客非急務益慙沮而止戶部侍
郎胡世將言州縣不時之須皆非經數奸吏並緣人不
堪命可支一歲用絀錢米帛若干均之兩稅而盡罷無
名之斂公曰兩稅既增他日謀利之臣暴斂復起自吾
作俑而民益困矣議遂格中貴人詣公請事公不答俄
領皇城司喉運卒摘縣吏之受賕者以聞欲併詔送廷
尉卒不得公毫毛罪猶免所居公議藉藉訟公非罪差

建康府糧科院未起改知湖州安吉縣丁母宜人憂卒
喪簽書鎮江軍節度判官就除提舉江南東路茶鹽事
前使者歲除奏課例張空最上之朝增秩賜金無虛歲
比公上計吏抱牘請循故事公驚曰使吾罔上僥賞耶
一毫不敢欺也具以實奏僚吏驚服每行部延見吏屬
治有狀或得于一言不由介紹皆被慰薦有鬻壽為石
埭尉者屢請貴人書屬公薦公曰石埭不惟污吾筆而
同薦之士必以會伍為恥矣代還請宮祠歲滿上書納

祿守本官致仕是歲紹興十八年也積官至左朝請大夫享年七十二公性冲澹寡言笑承上接下心卑氣和不見愠喜至守一法持一議如山岳然亦不可移奪平居察人材賢不肖甚詳而臧否不出諸口少孤事母六十年心意幾微輒逆得之菽水歡然雖五鼎之養不過也事寡嫂拊養妹畜孤甥恩敬甚備廉靖寡欲時問遺非親友之餽不受嘗困窶矣凡有稱貸不以久近戚疎必盡償乃已江東代歸某往候公以杜門高卧為終焉

之計某曰兄以晚遇方為世用何遽如斯也公曰弟叔
子勲名逮今照人耳目且云人生不如意事十嘗七八
在世諦中固然頃令錢塘忤中貴人幾陷大罪比使江
左石埭刼請卒不予又觸權要之怒吾懼及屬不去何
待非事高蹇者某太息久之曰非所及也公晚喜讀莊
列佛書晨暮不去手其視得喪寵辱如此蓋所謂得其
所以言者八男子曰仰右從事政郎太平州司法叅軍
曰份右修職郎平江府司法叅軍曰价將仕郎曰僚右

迪功郎楚州鹽城縣尉曰佐曰偉曰傑曰偕孫男女十八人男曰庭玉庭珪庭秀庭揚庭詢庭玘庭操庭誨庭老女適柴餘尚幼公初感風痺卒間自飭後事棺衾之屬顧謂諸子曰非謂汝等不能辨也第恐死喪過厚不副吾平生簡儉之素屬纊之際無一語繆亂某少兄一歲仕亦並時而學力不足以禦外物數陷危機竟書罪籍兄材大而氣剛志得行道發明利器豈止一部使者而意有所不適遂沒紱以歸高風絕塵可為世範書而

刻之豈特以慰孝子之心銘曰

寥寥孫公廊廟具兮發迹儒科踐祖武兮別吭一鳴鴻
鵠舉兮排雲直上天尺五兮酸鹹殊嗜若丹素兮適越
鬻鬚薦章甫兮畏途如漆不容步兮蒼茫無形眩海賈
兮滔山觸天疊萬鼓兮屹然中立獨砥柱兮駕言歸與
卧環堵兮瞻彼西山頰笏柱兮流行坎止適其所兮脫
冠不御挂神虎兮笑視金玉若糞土兮家傳一經自鼻
祖兮蟄蟄詵詵豹隱霧兮旁營萬室識公墓兮

宋故左朝請大夫李公靖之墓誌銘

元符末余始著籍鄉校識靖之與其兄宗子學博士相
之為同舍生是時方尊王氏三經字說之學學者數百
人手抄口誦連榻累笥非王氏之書不讀也靖之兄弟
魁壘豪健有氣節強記洽聞不專事舉子業間出東坡
先生詩文為余讀之音節謹亮耳目醒然如挽天河覆
八溟一洗先儒箋注蟲魚之陋而一時諸老先生往往
竊笑其迂過休告則出從所厚善抵掌劇談縱酒奕博

歌呼竟日而後已真天下之奇男子也後數年余與靖
之同登進士第宦遊四方不相聞又數年余以御史斥
靖之亦由平江後事代還相與握手談笑道舊故以為
樂靖之意氣索然無復故時俊壯邁往之氣而相之亦
病矣余固怪之靖之曰平江大都會而朱勔以窶人子
為蛇豕侵暴一方奴使將佐與之驅除惟恐後吾如彼
何哉已乃脫巾几上怒髮竦立推床大叫又復悵然以
悲自是湛浮里中逾二紀不復有進取意嘗一佐永嘉

郡以避建炎之亂秩滿徑歸築室田間不交人事益復
飲酒時有感遇作為歌詩以自娛歲卒不究所施遂賁
志以沒歿于紹興十一年六月辛巳年六十九諸孤抵
父友乞銘識其葬而以屬余嗚呼余與靖之游四十年
見其盛而悲其衰又哀其死是不可以無銘也靖之隴
西李氏諱端方友今為常州武進縣人靖之其字也大
觀二年賜上舍賜出身注海州沐陽簿用舉者遷通仕
郎又以鹽最改宣教郎調平江府司士曹事抑鬱不自

得歲滿家居久之折資監沂州酒稅不赴遂致仕建炎
初近臣薦其材召赴行在除鴻臚寺丞不拜紹興元年
通判温州八年除知韶州尋請宮祠主管台州崇道觀
積官至左朝請大夫靖之學博而辨屬文辭清麗有典
則而長于詩樂善多愛尤喜誦他人之工者得一言一
句手錄藏之累數十編而探求猶未已見其人則未始
出一語稱善或問其故則曰吾惡其近于諛也平生故
人去為公卿足不及門不通餽問若不可以親疎者居

官潔修自好顧以所蒞皆丞佐不能有所為以自表見
于世至于循道守官則未嘗屈意變節于一人自謂責
育不能過也朱勔用事負責驕橫士大夫獻讒諛備使
令以濟其惡靖之如避垢汙不忍開眼視之以故出仕
常欲去而無留心惜乎仕不逢時不得使其身一日立
于朝廷之上故文章不大傳于世行義不博聞于天下
而獨為士友所記可哀也已曾祖中立永川零陵縣令
祖士宗贈承事郎父鎮奉議郎贈宣奉大夫妻余氏馬

氏皆封宜人生五子男曰長裔右迪功郎前監潭州南
嶽廟長茂將仕郎女適右從事郎監臨安府龍山稅務
施培次適登仕郎吳萃餘一女在室孫男女二人長裔
長茂卜以其年九月丙午葬于武進縣懷德南鄉朱夏
村之原上靖之晚喜誦佛書不圖于因果名相之說遇
佳處則據榻卧讀之客曰奉佛當如是乎靖之曰福禍
竟何在適其意而已一日忽書辛酉四月某日獲麟于
所居之壁纔逾月遂屬疾不起嘻亦異矣銘曰

猗歟靖之瑚璉之器以抵鵲而毀以腊鼠而棄秦柱眈而起楚門撞而逝嗚呼已矣與瓦礫異

亡叔墓誌銘

君諱稷字農先姓孫氏聰明博達有高節大度過人之材平居抵掌論天下士雖將相大人名號聞四海若未可吾意蓋欲奮其能以自表見當世而屢試于有司輒不售建炎初天子東巡守蒐攬羣策片言投匭往往起徒步至大官君慨然自喜庶幾於一遇而單遊孤立無

黨友之助故卒以無所就以死悲夫將葬諸孤走泣而圖所以詔後世者乃序而誌之孫氏望富春而世家常州武進縣諱諷尚書職方員外郎君之曾大父也諱夷清君之大父也諱志康登州文學贈宣教郎君之父也宣教生四子長曰穆以儒學起家典兩州刺一路卒官朝散郎曰穢曰稹皆以行義稱於鄉里君其季也君少長嗜讀書尤邃于易不守先儒傳注而以莊周列禦寇浮屠氏之言合於經者佐其說惟原性命道德之理幽

明之故鬼神之情狀迎見立解超鶩獨出一時老生宿儒嘆譽以為不可及文章能傳其學而辨于說理辭義精確不為空言常一試太學遂超其列會朝廷更三舍法而君之親老矣三兄相次下世闔門僅千指冠婚喪祭衣食之具皆屬君嘆曰吾道盡矣遂束書不觀而治其家間從里長者劇談縱詭以為笑樂性夷曠洞見肝膽胸中有所懷如茹物不下必盡吐乃已面刺人過盡言不諱或從旁竊聽他日記疏以為口實君益忘之矣

陳財樂施一語之投捐數千萬無所計意所不合一錢
不分也疾革後事皆有宿戒至屬纊無繆語實紹興四
年九月乙卯也享年六十有一娶強氏生子十一人男
曰好謙好修好大好遯好謀女適右宣教郎新知紹興
府會稽縣事余衍左宣教郎新差權通判無為軍劉彭
年右迪功郎新授太平州蕪湖縣主簿席畸右從事郎
新監溫州鹽倉施增左迪功郎新授台州司法叅軍祀
求仁餘未行明年九月甲申塋于縣之懷德南鄉鄭莊

原上某君之從子也兒童時出所為文詞見君君喜而稱之先大人命某師焉中間宦遊四方離合不常而視諸族子獨親且厚也某守臨安觸罪遷嶺表君曰嘻此南柯太守夢也一切世間共一蟻垤况身履而親見之耶于是欣然悟笑遂別別三年蒙恩北歸而君沒矣銘曰

魏瓠五石大弗能容不龜手藥一戰而封孰哲孰愚祗繫其逢銘以著之闕此新宮

宋故文林郎梁府君墓誌銘

府君處州麗水梁氏諱固字達夫曾大考健大考納皇
考佐三世無爵位而皇考以詩書教授鄉里為一時學
者所宗凡經講授文辭燦然踐巍科登臚仕多為世顯
人故相太師清源郡王何公則尤顯而名世者也府君
少時已能傳其父學東書游四方聞一善士徒步千里
從之常試一禮部不合既而悔曰吾豈不得已于此而
令達官貴人弄翰墨以窮其所不知耶遂不復有進取

意太師有女穎悟過人讀書通訓詁知大義字畫有楷
法太師愛賢之為擇所從曰里中之賢無逾府君者遂
歸之太師執政奏登仕郎實大觀元年也授吏部架閣
官俄改惠民局久之去為汝州司法參軍以最升從事
郎調陳州節度推官又以功次遷文林郎監在京編估
局方待次以政和四年三月十八日遇疾不起年四十
九夫人嫠居十年安貧守義日夜課諸子以學太師奏
封晉安縣君再封令人二男子曰汝嘉通直郎曰汝諧

未仕四女子中奉大夫直秘閣知濟南府朱琳朝奉郎
通判潭州木輓從事郎常州晉陵縣丞宋瀚其壻也餘
一人在室孫男三人令人享年五十八宣和六年八月
三日卒于京師明年汝嘉舉文林之殯與令人之喪行
次常州卜地于州之南武進縣諏龜視日皆吉遂以其
年十一月十六日合葬于懷南鄉梅莊里之原嗚呼政
和中權貴人擅天下寵痛一時族黨姻婭相牽聯徼恩
幸以進朱輪華轂分據要津而慕羶逐臭相扳而起者

又不可勝數府君亦宰相之子壻也廉靖有奇操更五官不出州縣堯庫視窮通寵辱接于其前而不置休戚于心顏然而已通直君積習名教力學問自立既壯益砥厲以材能自奮于稠人中公卿大夫皆論以為國器然則府君雖不躬榮祿而傳祉于後克有賢子將大其家是故不可以無銘也銘曰

賢者必貴仁者必壽孰擅茲器不配其有天不假齡又將誰咎令龜告祥羽翬南首旁營萬家置此大阜君其

息焉以燕厥後

宋故從事郎涂府君墓誌銘

余聞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堯舜尚矣然以言取人雖孔子之聖而失之于宰我人心難知甚于知天聖人不得已而後以言求之拔十得五蓋庶幾焉非悠久可恃以為不變之法也兩漢之世取士非一途公卿之貴或起于刀筆或擢于行伍或拔於芻牧或用于販鬻以其文章策高第如晁董公孫之流蓋亦幾人而已故宣武得

人之盛後世莫及建炎之亂環四海為沸鼎當是時蒐
卒乘治兵賦增濟城隍捕逐盜賊如急焚拯溺之急而
禹行舜趨之狀紛然出於其間往往迂濶可笑涂君子
野精悍有膽畧過事無劇易唾手立就可與共功名而
卒以他選進遂絀于世議而不用以死為可恨也君諱
大向子野其字也姓涂氏撫州宜黃縣人曾祖智祖翊
父固本三世為縣富姓至君始出而求仕宣和末以迪
功郎尉筠州高安縣縣令懦緩廢事州所下書專以屬

君君應之無留事靖康元年冬諸道分兵勤王守將檄
君詣州凡軍興所須資糧靡屨之屬皆倚君以辦軍行
挾一馬率所部先驅人壯其誠兩遇恩循右從事郎秩
滿紹興五年淮西宣撫使司奏辟准備差遣辭不赴十
一年八月丁亥被疾卒于家明年其孤將仕郎駒卜以
四月庚寅葬于縣之待賢鄉龍江原上又屬左奉議郎
國子監主簿王湛狀君官壽世次為書來請願有述也
余紹興初南遷過臨川境上少留曹山佛舍邑之賢士

大夫不余籍。麟不遠數百里。過余相勞勉。于羈寓流落之中。子野其一也。子野一日邀余過其家。堂戶清深。占林壑之勝。聚書千餘卷。迎師教其子。而寓公羈客滿坐上。擊鮮置醴。談燕日。以為常。無厭怠之色。縣大夫時時詣舍。次問所疑。里中鬪訟。不得其平。君一言折衷。人人滿意而去。間召吏有所屬。則具衣冠抱牘趨而至。唯恐後所舍。一大聚落。百賈所栖。凡市井無賴屠沽。駟僮兼并之豪。唯唯聽命。不敢輒忤。目指氣使。歛然響應。殆古任

俠劇孟季心之儔余寓宜黃時目睹其如此方時多虞盜賊半天下區區之言已窮于無所用而材堪治劇如子野亦卒無所就悲夫君娶張氏生五子男即駒也女嫁進士鄒宗臯右從事郎監衢州都稅務劉彭老餘二女在室余去宜黃時駒始九歲穎異不凡有成人之風後八年君沒里長者以書來悼不幸又稱駒喜學問自立可寄門戶者也銘曰

魂與陽浮超然遠遊颯逝莫留地載其魄拂龜端策卜

此玄宅龍江之淵逝者如斯其孰能追龍江之阻琢石
其處識君之墓

鴻慶居士集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鴻慶居士集卷三十六

宋 孫覲 撰

墓誌銘

宋故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河南郡開國公致仕贈
少師万俟公墓誌銘

紹興乙亥冬十月太師秦公檜薨天子慨然收威柄為
治道之首屏遠佞驛召故老于湖海數千里之外于

是右丞相万俟卨復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
道進左通奉大夫賜札趣還問賁甚寵越明年三月公
自沅湘至翌日入見除叅知政事當是時天子厲精更
化一時丞輔諫爭侍從之臣皆上親擢公纔被斥去國
十五年上記其忠即日馳名既見條五事以獻曰綱紀
曰人材曰財用曰軍政曰風俗其畧以為權臣執國命
威福之柄下移人不知有其上故相舊弼擯斥殆盡讒
佞欺負之徒造為險膚中傷善類人自不保道路以目

貪夫暴吏接取無藝公私埽地赤立而大臣姻族之家
粟窖金穴至不可校軍政墜壞士不知勞將帥養于
富貴之樂一旦有緩急皆不足恃士風不競避讒畏譏
襲常蹈故隨波湛浮無致身許國之忠陳義凜然皆世
務之要不旬月拜左宣奉大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縉紳相慶大賢得路必將盡行其言副聖主
倚注責成之重而公病不能朝以二十七年三月辛卯
薨于位嗚呼命矣方公以病告也上飭中貴人挾太醫

診視親御翰墨諭以調護之宜尚方名劑遣騎馳賜相
屬于道公頓首表謝曰臣不幸犬馬之病寢草自度不
能復任陛下之事矣願上還印綬乞骸骨手詔慰諭還
其奏章再上除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制甫下而公
薨聞天子震悼輟視朝賜東園秘器龍腦水銀以殮賻
金帛六千贈少師官其子孫十二人又授二子夷中致
中直秘閣勅內侍副都知衛茂實典護喪事賻恤加等
勿拘令式諸孤擇日奉公之柩歸葬衡州又詔兩浙轉

運使江南東路總領司具舟護送所在官給葬費隱卒
崇終恩禮哀榮可謂盛矣公諱嵩字元忠姓万俟氏有
諱晉者與其子洛具為太史大司馬錄尚書事顯于後
魏北齊之際其後有籍于開封不知其始所以從公實
開封武陽縣人曾祖琰贈太保妣盧氏福國夫人祖敏
贈太師妣楊氏衛國夫人趙氏楚國夫人父湜大中大
夫致仕贈太師妣李氏秦國夫人侯氏真國夫人公幼
奇穎有大志讀書屬文自刻厲志忘晝夜寒暑而語出

驚人太師異之曰吾有子矣政和二年試太學上舍中
乙科調恩州司法叅軍未赴選授相州州學教授代還
授潁昌府府學教授用舉者改宣教郎除太學錄建炎
二年除樞密院編修官遷尚書比部員外郎時兵變江
淮間羣盜蜂出焚剽州縣無寧歲公不自克請官祠便
親養得主管亳州明道宮丁冀國夫人憂憂除除荆湖
北路轉運判官又丁太師憂免喪提點荆湖北路刑獄
秩滿造朝除湖南路轉運判官陞見擢監察御史遷右

正言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兼侍讀是歲紹興十二年也公好善惡惡出于天性時方多故武夫怙亂咸驕蹇不奉法澧州名賊伍俊者殺其首歸詔授秀州兵馬鈐轄遷延不赴貪暴為閭里患公語荆南帥曰俊不就官變生肘腋不可悔已可辟置麾下徐觀其所為乃可制也帥曰諾表其事于朝改授副總管俊喜而受命未幾謀據城以叛捕置獄遂除之又言諸大將起于行伍知利不知義畏死不畏法高官大職子女玉帛已極其富

貴之欲盡示以逗遛之罰敗亡之誅不用命之戮使之
懼劉光世建請舒蘄等五州為一司選置將吏宿兵其
中為藩籬之衛公言光世五州以為根將乃斥旁近地
自廣以襲唐李藩鎮潛恃之逆岳飛議棄兩淮地專守
大江以南公言飛提重兵十餘萬無橫草之勞但言棄
南淮以動朝廷此不臣之漸夔路漕臣李炯奏劾知萬
州馮時行跋扈遂起詔獄捕繫數百人公言萬州一障
塊然在荒茅篁竹中僅比東南一大聚落耳時行以職

事抗轉運使誣以跋扈遽興大獄連逮士辜豈宜付外
臺耳目之寄又言柳韶泉晉四州吏鬻獄受賕執殺平
民縱釋有罪當伏重誅以謝天下而又言使相遇郊恩
奏任子孫盍循舊典今邊虞未靖宜復勇爵以厲爪牙
之士蹶張超距之流而專補文質非是公在臺諫論事
如此于是上韙其言皆以為善而公由此大用矣徽宗
皇帝梓還詔公為永祐陵殯宮按行使竣事還奏拜中
大夫參知政事俄充金國報謝使上顧公曰使事言旋

復有此授以卿體國勉為朕行公對曰陛下屬時艱難
嗣承大統上皇陵廟之奉聖母東朝之養聖心焦勞固
非一日日者獨斷屈已消兵以交隣國天人同符捷逾
響報送往事居悉如聖志臣誤蒙職擢叨塵貳府躬持
書幣命萬里絕域實預榮焉行次京師奴隸輩有為人
致書訪其子者北使為言公曰兩朝以玉帛相見而後
敢以私書入境然而父子之情不過候安否耳餘書視
之如公言次涿州又以南官毆檐夫者告曰一行裝齎

悉以車載不復調夫矣公曰毆檐夫者請得主名治之不調夫則止于此以聽大國之命語塞遂以使還提舉誰定一司勅令書成遷左通奉大夫公之復命也宰相秦檜假金人譽已數十言屬公紹上公退而歎曰丞相誅我面謾我戴天履地忍為此乎卒不從他日議政意象愠怒聲色赫然無復同寅共政之意一日奏事退坐殿廬中批上旨輒除官以私所厚者吏鈐紙尾進公拱手徐曰偶不聞聖語却之不視檜大怒自是不交一談

而言章亦踵至罷為資政殿學士除郡公入辭自言曰臣無他長孤立一意事陛下而以天日在上忠邪自見庶幾異時復望清光猶有以藉口而上眷公之意未衰也天語從容問勞深厚且諭以賜環之命公曲謝至六七櫓意公議已愈怒章復上奪職提舉江州太平宮論奏不已降授中大夫歸州居住公杜門屏處人莫見其面者七年己巳郊赦量移沅州建炎之亂公避地沅湘間安撫使用便宜檄公攝州事會劇賊曹成擁衆數

萬奄至城小而惡太師年九十歲在焉太師曰沅人視
我為去就吾去則牽而潰矣堅卧不動公晨夜廬城上
召土豪集丁壯具矢石聚芻糧閉壁以老其衆凡二十
七日成食盡引去沅人曰生我者万俟公也及是公來
老壯歡迎數十里不絕又將除地築室館公公笑謝不
願得官屋數楹居之不蔽風雨又七年召還復知政事
遂當國公忠信以事上不敢欺平恕以待下不以詭激
之行三任内外學官尊獎賢能士有片長寸善如在已

汲汲然惟恐不聞于時四為監司郡太守有惠愛評刑
議獄傳經據古誼多所平反徧歷臺諫不營黨援自結
主知遂大參政權臣擅朝朋奸罔上公獨持一心顛頗
困窮憤然而起公獨守一道天子虛已聽公公亦奮然
任天下之重以就功名而天不假齡俄以病告百不一
施賁恨而沒此有志之士識與不識莫不咨嗟太息而
至於流涕也公常提舉實錄院皇太后還御宮寢纂次
回鑾事書實成進左銀青光祿大夫又以刊修貢舉條

法進金紫光祿大夫封河南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九百
戶食實封一千九百戶享年七十五配侯氏故承議郎
薦之女封同安郡夫人先公卒贈榮國夫人五男子曰
夷中右承奉郎直秘閣曰致中右承事郎直秘閣曰居
中曰有中曰粹中四女右修職郎李誨右儒林郎吳銓
其壻也二人在室孫男女九人男曰侃曰傳曰倬曰侶
女尚幼公安度夷曠胸中無疑事交朋友待僚吏恭謹
恂恂護其短而樂道其善無貴賤少長賢不肖皆得其

惟心至于處決大議志守端直果敢明達亦不苟且而
妄隨權門如市氣燄薰灼可爍金石公如砥柱屹立于
回波急湫中不可移奪蓋古所謂大臣者在事五十年
起布衣至宰相進登廟堂退伏田里盛衰之變備矣而
奉身清約如一日無小異危坐一室左右圖書究觀古
聖賢窮達出處顯晦之節為修身之法而不知富貴貧
賤之可擇而取也太師素貧不治生事至公益務施貸
所得俸賜分贍族黨任子恩先兄弟之子比公薨而二

子四孫皆未仕諸孤以其年十二月己酉葬公于某縣某鄉之原宣和末某領國子嘗與公同僚矣公柩次毘陵亟具小舟馳弔而已二直閣泣請銘某辭不敢又曰先公每得公文開讀三過稱嘆不去手先公平生大節皆可考信幸公書而刻之納諸壙中地下有知殆為慰焉某曰公王佐之學也出陪興運雖剛方難合屢以僂蹶而先甲之言簡在上心十年後有符節之合道遠年徂竟以身殉君臣之恩有始有卒可以褒勸後世故如

右詩書所載銘曰

彼小人儒甚口詩書蠟言梔貌堯舜之徒既適可願盡
反其故芻狗已陳棄不復顧孰知我公屹若岱嵩巍巍
昂昂萬物之宗自初筮仕以至謀國時止時行允蹈一
德公丞御史督制數州耘之鉏之以殖善柔公長諫垣
三友之益造膝陳謨夜半前席炎涼百態覆却萬方匪
通匪介徐公之常朝四暮三輕愠易喜匪戚匪欣令尹
之仕蹇蹇一節不欺為忠踐艱履險誼不營躬誰私黨

讐一日三褫曲突之驗債而復起帝曰歸哉柏車崇崇如左右手以訖爾庸道遠年徂命也不淑殄瘁之哀百身莫贖訃聞震悼胡不慙遺閔有加錫天子之思公則逝矣易名有謚追榮有誥議行有誄入將有史以詔無窮相以銘詩閔于幽宮

宋故右朝奉大夫致仕周公墓誌銘

周氏先世避五季之亂已力田為生業宋興二葉有十公者積德累善為鄉縣所推號里長者嘗輦一巨碣置

庭中戒家人曰吾後世之興有以祿仕起家亢吾宗者
著吾平生終始刻其上此石所以誌也閱三世有孫右
朝奉大夫諱廷俊生子曰執羔宣和末徽宗御便殿策
以當世時務奏篇上擢為第二除太學博士厯踐臺省
進禮部侍郎待制敷文閣典五大州為方伯周氏浸大
矣于時奉大夫之命徵余文記十公所遺石表之墓道
余歎曰十公乃與天通耶後二年當紹興三十二年大
夫公年八十九以四月十二日感微疾卒待制公屬予

銘其葬公字彥直信州弋陽縣人曾祖父坦即十公也
祖備考知雄韶州樂昌縣主簿周氏自十公命儒教子
今六世皆以通經學古為事公少力學自立尤工詞賦
會樂昌以喪歸伯兄早世方治葬送一弟又遇疾死顧
影了然家事亦茲出一門賓祭衣服之奉正事之諭外
姻屬人之問皆自公出而讀書著文猶不輟待制生十
歲時屬文辭語出驚人公喜曰吾有子矣遂不復治舉
子業久之待制策高第至大官天子疏恩命公承事郎

凡十封為右朝奉大夫致仕待制為郎時以所遷一官
奏換公五品服太母慶壽恩入賜服金紫余嘗讀仁宗
實錄景祐初知樞密院李公諮臨江新喻人其父文捷
以諮貴拜十一官于家終尚書刑部郎中書之國史皆
為天下父子希濶之榮今公亦以子貴拜十官為烈大
夫與李氏相望百年間異日史官又將著之典冊以詔
無窮嗚呼盛矣哉公心平行高言笑不妄接遇長少戚
疏常欲處之于無過之地間讀前人家訓可為後法者

大字傳寫揭之曰此亦書紳之意閱邸報見士大夫觸
法抵罪則喟然動容為之嘆惜兄之子出分里中兼并
之豪以倍直質其田為必得之計公曰吾母應氏青氈
故物也不可勤一費按親鄰條令馳告縣償其直而贖
歸之為錢八十七萬云喜施貸凡有丐請無但已者事
佛甚謹讀其書三復曰一切世諦空幻之非實信如所
云也故鄉一之評謂公行事多類十公者公清淨寡慾
老益精明待制守眉山始聞命曰親年八十一豈堪乘

劍門蜀棧之險即日書丐免公曰汝不聞王尊叱馭
耶吾雖老尚堪一行與汝共載而往歲餘移鎮夔子道
途所過二川三峽一山之阻一泉之涯靡不遊而巫山
祠三遊在高岩窮絕處磴道艱滑車馬不能至公挂一
策褰衣而上雖少壯者莫能追也待制請便郡守貴池
徙番陽去鄉州數百里公安車過家從常數往來命危
酒道舊故以為笑樂名書朝籍佩服三品無朝衙夕坐
官簿之拘而日享三牲五鼎二千石之奉待制除江西

太師候吏來迎牙兵千餘人旗纛鼓吹帕首袴襪充滿
門巷公雖卧疾猶令治酒食勞餉又發廩粟周其乏才
三日公易簣矣將吏奔走給喪事如在官府大歛已羅
拜庭下辭去里父老聚觀太息以謂五福兼備始卒哀
榮如公未嘗有也元配吳氏忠州文學季文之女今配
劉氏亦前卒並贈宜人三男子長即執羔也左朝散大
夫克敷文閣待制知洪州江南西路安撫使馬步兵都
督總管兼營田使次綏先公十年卒次執誼一女適進

士余億年皆吳出也孫男七人閭閻閭閻閭閻閭閻右
宣教郎監行在權貨務都茶場閩右從事郎江南西路
轉運司幹辦公事闕右承奉郎孫女七人右宣義郎主
管台州崇道觀陳偉節右承事郎監潭州南嶽廟張曼
容通仕郎李邦進士宣良翰方如晦符慤程繪其壻也
曾孫男女九人執羔等卜以隆興元年正月己酉奉公
之柩葬前田原十公之次而公所自卜也于是待制公
以書來告曰周氏世有陰德至我先君不大顯于其躬

而以燕厥後予小子被遇四朝持橐備甘泉寺臣之列
人徒見周氏之興而不知我世積累之所自其可無銘
銘曰

種木十圍蔽芾其陰老幹生菌孫枝出林周氏種德為
山九仞封之列之百年而信赫赫大夫祿順裏方績聞
成宗纂紹有光燕壺發祥克生賢子名駒墮田一日千
里公亦爵位坐閔九遷紫綬金章拜後拜前綵衣奉輿
朱輪華轂壽八十九考終五福子孫受祉慶遠彌長如

川方至河公望洋前地之原卜此玄宅公孤追榮嗣有
褒冊

宋故撫幹周府君墓誌銘

紹興三十二年正月辛丑會稽周府君以疾卒將葬而
余之壻右朝奉郎李濱老方從事在越諸孤狀君行治
屬濱老以書來告曰周君會稽嵯縣人沉毅有智畧為
縣之豪長者未嘗讀詩書而劇談世事斟酌可否皆中
理未嘗習律令而檢身律物處白是非皆應法齊家如

官府事無巨細畢入于規矩居鄉里人以緩急叩門不以在亡為解以故王公貴人州刺史縣大夫皆喜與之遊而浮沉里閭卒不為世用以死其子汝能者以文有聲場屋間不遠千里欲請公文誌其墓余復書許之以病久不果而請益勤遂次其語為銘君諱仇字正文曾大父惟大父過父瑜世以力田殖其家至君而滋大叅知政事沈與求奏授承信郎監婺州永康縣酒稅不赴而獨喜命儒以教子除治舍館捐重幣迎賓師市書數

千卷朝吟夜誦陶濡醇懿文采燦然一日明試于有司
子姪三人連名並中而汝能為舉首汝士遠登進士第
居無幾汝能者再試禮部又中一科于是會稽周氏為
東周望族歲饑羣惡相煽而起晝行剽夜依山柵險隘
以自固君語伯氏曰里中惡少年相顧未發不先事折
其萌則變生肘腋不可悔矣乃出橐金發廩粟招募得
數百人部勒以軍法鉦鼓之聲震山谷羣偷讐焉已而
將吏移兵捕誅君曰鼠盜狗偷為饑所驅耳迫之將致

死以抗吾軍第陳兵壓其壘傳一檄台之可毋戰而降也從之而渠率盡出方議班旋有利其貲者曰餘黨未除曷覆其巢以弭後患君又力爭不可曰玉石俱焚矣于是不戮一人而罷府帥多君之畫辟除安撫司准備差遣辭不就縣瀕雨暴漲水冒田汜民廬居人栖木上以避君具舟楫糗糒往飼之收載以歸全活不可勝數水降縣徵租如令君詣府白衣白漈水之害死者已矣生者散為流丐錢竟不可得守令且負殿奈何尹悟上

之朝未幾免符下惟水所不至輸之君資慨慷尤知取
予歲惡大家閉糴邀善賈而君獨發藏粟下其估舉子
錢者水潦之後不能償折券焚之儲藥石以待病者給
棺槨以歛死而無以葬者又連數十舟跨兩谿間為梁
以利涉者以故屬續之日士大夫與內外屬人弔哭咸
盡哀而里巷小民皆出涕享年六十一娶房氏有淑德
馴行君疎財好義振貧窮供佛僧建塔廟崇像設費以
萬計夫人有助焉簽書樞密院王倫欲薦君君辭乃奏

請冠帔以賜壽六十五前君兩月卒四男子長汝賢幹
蠱有父風次汝弼早卒次即汝能佐迪功郎明州鄞縣
主簿次汝礪二女適進士盛示右迪功郎徐汝燮孫男
女十二人男之元之茂之翰之望之邵之美女適左迪
功郎明州慈溪縣主簿陳加善餘尚幼其孤以明年十
月某甲子葬君于縣之游謝鄉黃沙之原舉房夫人以
祔諸孤侍兩殯執喪盡禮俄產三芝于寢中色黃而澤
安瑞牒所謂金芝者人以純孝之感也銘曰

剡之水可舟載德奕世兮與之交遊剡之山可圓種德
百年兮與之競秀水深土厚兮首一邱雖死不忘兮故
曰壽

宋故鄒府君次魏墓誌銘

臨川自丞相王文公以鴻儒碩學啟建後覺為大宗師
天下之俗一變通經學古尊王賤霸源源然日入于道
德矣紹興初余以臨安尹觸罪徙嶺表奏臨行道訪公
之遺則墓木拱矣而流風遺韻猶存乎弦歌之音舞雩

之詠彬彬如齊魯焉當是時郡人鄒君次魏者始從余
遊自六經百氏諸子之書與太史公所記無不讀文詞
古雅深厚淡而有典則笑語不妄進止可識未嘗佚遊
燕嬾以棄一日益先君之澤比余蒙恩北歸積六七年
相望二千里次魏惠然過余學益博行益高文益奇雄
深辨麗疊疊然萬言終不肯出一技投衆人之耳目以
阿世俗之所好嘗隨計一試禮部率齟齬不合而驚然
不屑直意慕古作者于千百歲之上惜乎未見其止而

遇疾以沒年四十二實紹興十六年某月某甲子也于是次魏之友黃允元狀君行事世次來請曰次魏著書探道師慕賢達固馳騁一世以就功名而天不假年不究于施設不博見于天下竟賁恨以沒而後之名猶有待而傳也公宜銘遂敘而銘之次魏諱宗謨姓鄒氏次魏其字也曾大父齊宣義郎大父餘建中靖國間厯三院為侍御史與鄒志完陳瑩中江民表同時任言職其言專以銷朋比開公道為急崇寧初新將相用事得罪

貶死父陶字志新名臣子潔修介持有奇操里中伏其高次
魏娶某氏某官某之女生四男子也升卿子卿春卿夏卿女
二適甘以寧趙良史皆善士孫男二人以二十年十二月十
七日葬于宜黃縣吳城之原初次魏之亡也志新哭之過時
而悲余移書勉之曰死生壽夭天也公其如天乎何余聞人
衆者勝天天定能勝人鄒氏以儒名家父子祖孫種德藝善
閱三世矣第少忍以待其定也未幾幼子纔七八歲誦書日
千言出語不凡一時嘆譽號奇童噫嘻次魏為不亡矣銘曰

矯矯鄒公著節御史蓄厚不流鍾此奇偉追騷羣聖馳
騁百氏有德有言宜壽而貴誰主誰謀半塗而稅有生
必死萬物一致炊未及熟俯仰一世維是不朽遺書滿
笥渥注奇種墮地千里以為不信歸視其子

宋故太子少師平公墓誌銘

故太子少師平公諱必字子固建康府句容縣人也曾祖遜
不仕祖褶故太子少保父峻故太子少傅公有五子仍最幼
紹聖中被遇今天子擢諫官御史言治道中上意遂躋法從

本兵柄以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始用故事褒曾祖禰為東宮師傳而句容之巫氏始大公氣質沉毅有大度以博學善屬文知名里中崇寧初州縣學推行三舍法月有試公與諸生角一日之長常出其上無與抗衡者每至歲升輒不偶久之舍法罷復科舉一時有司皆新進少年公嘆曰吾老矣尚裹飯待旦決得失于一夫之目耶盡焚棄所治舉子業益讀書考古今治亂人之賢不肖與事之當否得失著為論以見其志與人交不以貴賤貧富為戚疏厚薄未嘗降志折節

以屈于一人晚嗜酒客至有無隨治具盡醉乃已羣從之豪
挾長負氣數使酒侵公公一語不讐引滿自罰拱手危坐使
之意消往往愧謝而去喜蓄善藥赴人疾病如不及多所全
活見貧窶不能自存者則懷金夜抵其居置戶下去不以告
里人聞人氏請公數千緡為子母相權之法不問出入會朝
廷更錢幣改當十為五已復為三聞人易盡大錢貯帑中以
折閱告公笑曰孔方兄遂羽化耶眾怒為公不平公置不校
惟晨夜課諸子于學而樞密公方束髮受書穎異秀出落筆

有驚人語自老儒宿學皆論以為國器開府蔡公元度次金陵閣府諸生往拜其門時樞密公甫十六歲在稠人中見而異之問而為公之子也因而命公曰公老于場屋不得一第有子且大貴可無恨矣公退而謂夫人曰吾愛仍甚他日必亢吾宗今蔡公亦云通儒大人所閱多矣第識之已而果然嗟夫市人錮百貨之利于錐刀之末一錢氣不直有持撻怒而鬪者公捐數百萬若棄涕漣然橫逆之來自敵以下所不能堪公視之如虛舟之觸不為之變色惟是植德藝善躬行

仁義以為子孫無窮之賴于是樞密公起家為名進士偏歷省臺侍從之選進服大寮典司密命赫奕顯融為宋巨室天子原大推功追贈三世以公為宮師下其書告第又副其書焚之墓上里父老聚觀太息猶能記公行事如狀所云者可謂盛矣公晚學佛誦其書而有得死生之說病且革顧為家人曰吾行在日中時也及日亭午晏然而逝實宣和二年七月癸丑也壽五十六以其年十月丁酉葬于縣之望仙鄉西陽村之原上樞密公既貴請于朝建佛刹以薦其福詔賜明

慶報親禪院云夫人劉氏淑慎慈祥相其夫教諸子遇內外
屬人皆有儀法後公十一年當建炎四年五月壬寅以疾終
壽七十二贈晉安郡夫人諸孤以是月巳酉合祔于少師之
墓五子者長曰儼以公喜方藥始學醫遂通其術曰休曰僕
曰僅皆以文行為鄉縣所推季即樞密公也三女皆嫁名族
為士妻孫男五人公允明允忠允成允清允明允以太學生連
薦至禮部今為右宣教郎淮南路提刑司幹辦公事孫女五
人尚幼余聞王文正公之父種三槐于庭曰吾後世子孫當

有為三公者歐陽文忠公之母守四歲之孤忍窮耐老以待公之貴蓋為善必報如種杞梓由一寸之萌而劍拔十尋干霄蔽日者非一日之故也今公道積于厥躬獲報于天如符節之合克生賢子光輔中興名位通顯為世稱首是故不可以無銘也銘曰

貪夫徇利兮日孳孳而蠅營登龍斷以左右望兮曾一瞬之不停哀大氓之溺貨兮牛腹尸而不盈繫達人之遠抱兮種德以厚其贏棄千金而不顧兮奚墜甑之足

驚空四壁其無有兮獨家傳于一經彼何物之阿堵兮
有五兒之寧馨貯几琬之華滋兮芝蘭蔚其青青挺一
幹之昂霄兮表獨立而無朋輪囷萬乘之器兮抗承露
之金莖署通德而為門兮陋區區之滿籛納茲銘于幽
窹兮尚有老成人之典刑



鴻慶居士集卷三十六